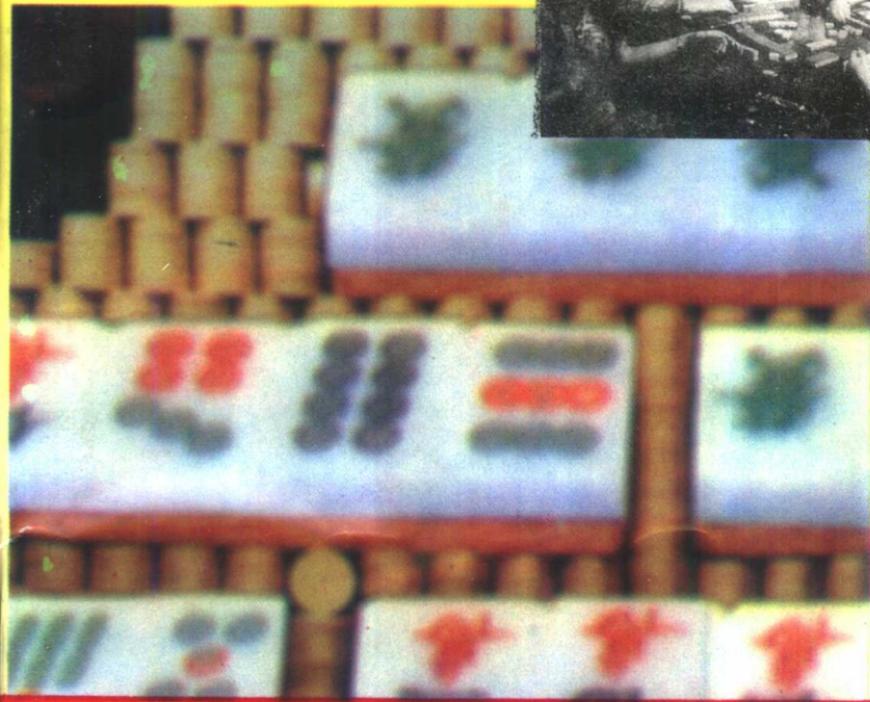


东方热点问题纪实丛书

陈海萍 著



# 推不倒的长城

——中国“麻将热”面面观及其思考



陈海萍 著

# 推不倒的长城

——中国『麻将热』面面观及其思考

鄂新登字 05 号

推不倒的长城

——中国“麻将热”面面观及其思考

陈海萍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市新集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1 插页 250000 字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54-0885-0

---

I · 736 定价：6.80 元

## 内容简介

西方人钟情于拳击和足球，而中国人却选择了麻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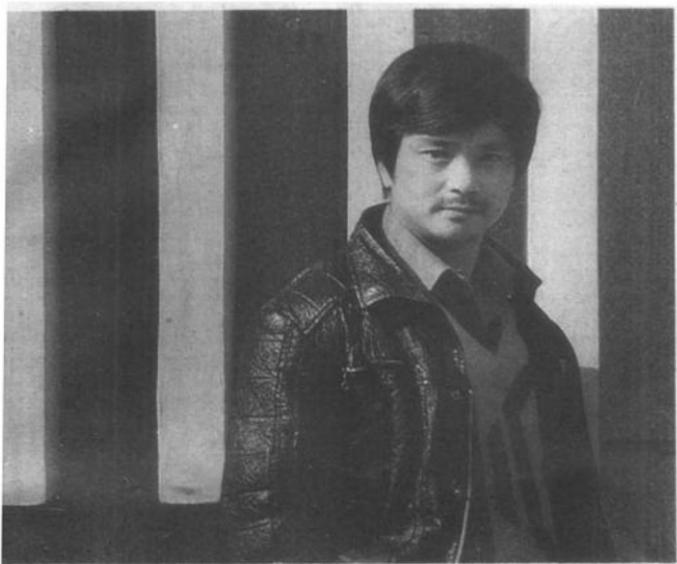
麻将像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徘徊，这是历史的命运，还是社会发展所形成的生活氛围？这种选择是欢乐、是悲哀，还是时代的嘲弄？它给予中国人东西实在太多太多，它为中国人杜撰出一首首激动人心的交响诗、导演成一出出脍炙人口的悲喜剧……

德国作家席勒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人。而玩麻将的人说，麻将在中国是一种游戏，但它又不完全是游戏，麻将体现着中国的谋略文化和炎黄子孙的民族性格！高论乎？谬论乎？

本书用生动的笔法描绘了牌桌前的众生相，透过中国“麻将热”现象，对中国的历史和未来作了一番横向的、纵向的思考：麻将呵麻将，是人害了你，还是你害了人？

这是一部意新文美、气势宏大的作品，全新的视觉使人赏心悦目，“麻将热”中真实的故事又引人入胜，而故事背后却是那么的撼人心魄！也许，你从书中真正认识了麻将，也许，你还会从中真正认识中国和怎样才算是“中国人”。

麻将的长城，你真的推不倒么？



他挖过11年煤，煤井里的磨砺使他的意志足以蔑视天下任何艰难困苦，矿工的性格使他拥有很多朋友。先是为改变人生处境而写文章，后来终于爱上了这一职业。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上帝的毒蛇》、《炭之魂》、《玄妙世界》；(待出)；散文集《跳楼短语》；长篇报告文学《梦幻天堂》等，计200余万字

他说他对自己所有的作品都很满意，他还说他将写出最满意的作品来。

ISBN 7-5354-0825-0  
1·736

定价：6.80元

责任编辑 张正平  
封面设计 陈伟

# 目录

## 第一章 麻潮

- 一 旷世的欢乐 欢乐的天堂 ..... 1
- 二 人性的发现 失重的人性 ..... 12

## 第二章 麻癌

- 一 这里只有一面旗帜 ..... 22
- 二 180 枚太阳的天空 ..... 27
- 三 “十八学士”的诱惑 ..... 36

## 第三章 麻情

- 一 孔雀东南飞 五里一徘徊 ..... 43
- 二 藏在腹中的“九条” ..... 53
- 三 风流的“方舟”往哪里去 ..... 62
- 四 星斗错乱的夜晚 ..... 75
- 五 条条道路通北京 ..... 85

## 第四章 麻弊

- 一 卖枷锁的人把自己锁住了 ..... 94
- 二 神奇的魔鬼方桌 ..... 103
- 三 第五个“九万” ..... 108

## 第五章 麻风

|   |              |     |
|---|--------------|-----|
| 一 | 况钟与娄阿鼠………    | 117 |
| 二 | 官场纸鸢 以闲其志……… | 127 |
| 三 | 有闲妇女的情人………   | 138 |
| 四 | 少年不识愁滋味………   | 150 |
| 五 | 夕阳偏照四方城………   | 159 |

## 第六章 麻祸

|   |                  |     |
|---|------------------|-----|
| 一 | 手拿神器的执法者………      | 171 |
| 二 | 悲剧中的妇人 妇人中的悲剧……… | 179 |
| 三 | 今古奇观“麻雀狱”………     | 192 |
| 四 | 上得山多终遇虎………       | 201 |
| 五 | 不堪回首情 分付与东风………   | 212 |

## 第七章 麻惑

|   |                |     |
|---|----------------|-----|
| 一 | 磨洗认前朝 赌博堪著史……… | 222 |
| 二 | 抽刀难断水 南风不竞霜……… | 238 |
| 三 | 西方之赌 赌之西方………   | 247 |
| 四 | “长城”脚下的苦思………   | 261 |

附 关于麻将的遐思……… 274

后记 ……………… 294

## 第一章 麻 潮

### 一 旷世的欢乐 欢乐的天堂

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飞行，它微笑着拥抱了这个世界，它说它是不可战胜的。它嘲笑世间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因为唯有它才真正的深入人心。它蔑视世间的科学和文化，因为唯有它才是最有力量的。

它穿越了重重的时间之雾向我们走来，铁蹄践踏着大江南北的每一个角落，它向人们展示出一个天堂，人们拥挤着往里钻进去之后，却发现那是一个地狱。

中国人大概喜欢兴风作浪，老是要给清淡的生活来点刺

激，一会儿兴起什么热，一会儿又掀动什么潮，一股浪潮癫狂不了几天，马上便被另一股浪潮所取代。气功热，交友舞热，木兰拳热，集邮热，出国热，证券热，官倒热，四菜一汤热，民主自由热，琼瑶热，汪国真热，王朔热，张艺谋热……各领风骚三五天，热乎一阵便凉下去，已成不变的规律。唯有一个宠物被人们热恋之后，竟然会生死难舍，久久地爱不释手，人们对它倾注了满腔的热情，痴痴地不改初衷，正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变，道亦然不变。

这个幽灵，这个尤物，它的名字叫麻将。

假如我们站在上帝的位置上，我们会发现，这片在地图上的形状象一只雄鸡的土地上，麻将制造出一派宏伟的场面，数不清有多少人正在搓弄它。那一块块光滑的如同砖头的麻将牌，被一双双张开的爪子揉面似地搓动，抑或砌成一堵整齐的墙，雪亮的灯泡和那瞪圆的眼睛一同放出灿烂的光芒。麻将滚动发出的哗哗的声音犹如裂岸之惊涛，铺天盖地而来。一伙爱好麻将的人在一次夜战之后，激动地唱起了国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麻将，在桌上排弄成四堵墙，多么像在中国大地上那座古老的长城，难怪麻将爱好者们把它叫做“方城戏”，难怪他们把玩麻将叫做“砌长城”。

田汉和聂耳当初创作国歌时，当然不会料到日后有人会把它和麻将连作一处。

北京，慕田峪长城。秋天的景色格外迷人，天高云淡，红枫如火，古老的城墙上到处是来来去去的游人。前不久，有个台湾人在这里驾驶摩托车，惊天动地的一跃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那次活动搭起的台子和彩旗尚未撤去，古城墙上还

披着节日的盛装，这天，四位来自遥远的南方的小伙子在长城上摆开一张小方桌，然后堂而皇之地搬出一副麻将搓将起来。

他们的举动引得很多人围观，外国游客频频拿出照相机对着他们拍照。他们泰然自如，旁若无人，越发来劲。

两位警察上前干涉，态度是客气而严肃的。这里是旅游区，不能在此打麻将。

他们说，请拿出文件来看，如果真有文件说了长城上面不可打麻将，我们认罚。

文件当然是没有的，当初制定旅游区的规章制度时，怎么料到有人会搬了麻将到长城上来玩。警察说，不管怎么样，请你们立即将麻将收起来，长城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在长城上玩麻将，怎么说也是不严肃的，外国人看了不光彩。

小伙子倒是理由充足，反唇相讥：台湾人在长城上骑摩托车，你们给维持秩序，香港歌星在长城上弹吉它唱流行歌，你们在一旁喝彩。长城是我们自己的长城，我们在长城上面“砌长城”，自有其意义。你们当警察的，天下多少不平事不去管，却在这儿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什么外国人看了不光彩，我们不是为外国人活着，中国的事情办不好，就是有些人奴性太足。

一番话义正辞严，警察噎得半天回不过话。

围观者一同起哄，甚至连连鼓掌，似乎这几个青年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警察无可奈何，只得悻悻而退。

严格地说，逶迤万里的长城上，几个小伙子暂借一块小小地盘玩一玩，不是什么过错，问题是他们在长城上玩麻将，

其本意已经不是娱乐，而是有意在长城上向这个世界展示一种情绪。他们在表演，表演给同胞看，更表演给外国人看。他们以一个标新立异的举动，宣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浓烈的政治的灵光已经褪下，这个世界正在走向世俗化。

这里再说说北京。北京到底是京都，到底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人历来就喜欢将自己的命运和社会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北京人关心政治对政治问题最为敏感，北京人嘴巴好说也敢说，北京人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晓，北京人豪爽正直讲义气甘愿吃亏，北京人感冒了全中国的人都不好受。五四运动发源在北京，红卫兵运动发生在北京，后来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也发生在北京。如今，北京人如梦初醒，突然对以前的人生态度发生了怀疑，为了一些根本就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付出太大的代价简直荒唐可笑，何不向广东人学，把人生的事看穿一些，看实际一些，人生的核心问题是赚钱和享乐。

生活于是发生了大变化，酒吧和舞厅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大饭店门外出现了眉目传情的艳色女郎，歌星笑星率先开着自己的小轿车横冲直闯，相当一部分有背景有门路的人们过上了高档生活。这时候，麻将也悄然成为人们亲密的朋友。

杨天文本是一家文学刊物的编辑，论资格，当今一些山崩地裂般叫响的作家只能算是他的弟子辈，他辛苦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裳，自己快退休才悟到这一生忙忙碌碌等于白忙了，除了一张编辑工作三十年的纪念证书之外，什么也没捞到。其实他还年轻，还不到离退休年龄，组织上安排他当了

一名调研员。他感慨万端，牢骚满腹，编了一首顺口溜以抒其怨：“革命几十年，当了个调研员。不研也不调，乖乖站一边，初一报个到，十五去拿钱，拿了钱快快走，不走就要讨人嫌。”

一日，有朋友约他去玩麻将。他一闻麻将二字便心生厌恶，但拗不过朋友盛情，只得勉强应酬。那玩艺易学，一学便能上阵。头几盘觉得没意思，越玩越起性情，四圈牌下来，朋友见他入神入趣，故意说今日就玩到此吧。他连连摇头，说我还未尽兴，怎能就此收摊？结果，四人玩了整整一个通宵。下桌时，杨君感慨地说：“若能早日识得此君，这辈子也就不不会如此枯燥。”

从此，杨天文如痴如醉地迷上了麻将，那种一般化的“推倒和”玩法已感到没意思，他潜心研究算番的学问，一百多种牌型倒背如流，并且练出了一招手指认牌的功夫，食指和拇指上头象是长了眼睛，一挨那小小玩艺便知那是一张什么牌。他和人玩牌时，干脆不把牌砌在桌上，起牌时一一抓了搁在口袋里，要打掉那张牌随手从口袋里摸出来就是，若能和牌，喊一声“和了”，抓出牌来请诸位验证，绝无差错。

玩牌玩出了门道，与人谈起牌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位出版界的朋友说，老杨你为何不将你的麻将经写成一本书呢？他一听此言，顿时便觉得天更高阳光更灿烂，回到家中奋笔疾书，半个月内，干出一部洋洋二十万言的麻将理论专著。出版社极为满意，一次性付给稿酬一万五千元。这部书再版三次，共印了二十万册，出版社赚了一大笔钱。杨天文一辈子给他人编书，自己没有著作，今日终于在一本厚厚的书上印上了自己的大名。当他从朋友手中接过刚刚出厂的

072306

样书时，激动万分，泪如雨下。

真正尝到麻将的甜头还在后来，他的“麻友”说老是这样玩也没意思，应该来点小小刺激，这年头象我们这样玩卫生麻将的恐怕如大熊猫一样稀罕，不赌玩不起兴趣。杨天文说，我们是国家干部，最好还是别赌，让人家知道了可不好。四人玩牌，其中三人坚持要来点意思，杨天文只好随大流。那三个人犯了一个大错误，杨天文的牌技远比他们优秀，他们坚持要赌，岂不等于自寻倒霉。四圈牌下来，杨天文赢了五十元钱。

杨天文觉得不好意思，说是要将钱还给他们，他们却坚持不肯收，说是亲兄弟明算账，钱财唯有赌帐是不可耍赖的。

他在心里说，仅此一回，下不为例。哪知道朋友们再约他去玩麻将时，他二话没有说便跟了去。人家说要来点意思，他也没反对。觉得人家肯定想板本，他不能不给人家机会。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好运气来了，高山峻岭也挡不住，他想要什么牌，伸出手去准能摸到什么牌，甚至还来了一把“天和”。这一回，他赢了二百多元。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逢赌必赢，越赢越大。他的朋友不再和他玩，因为知道不是他的对手。他很快又找到了新的“麻友”。

活了大半辈子，这才找到一条致富之路，杨天文打心眼里感谢麻将。他们家添置了全套现代化设备，还将房子装修得象宫殿那般豪华。以前编顺口溜说“初一报个到十五去拿钱”，现在初一不报到十五也懒得去拿钱了，每月那二百来元钱工资他实在不放在眼里。

钱多了，却不知该怎么花，这也是个问题。他到深圳旅

游，住在宾馆，夜里有人打电话来，问“要不要玩玩”。他犹豫片刻，没回话，一会儿门铃响了。一位妖艳的女人出现在他的面前。“什么价？”他问。“现在正开亚运会，我们对顾客予以优惠，八折，收二百元算了。”女人说。二百元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大数目。他说：“你没病吧？”女人笑着在他脸上摸一把，说：“我是亚运会指定产品，质量三包，你绝对放心。”他问：“你怎么要把自己和亚运会连在一起？”“你这位先生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嘛？”女人大大方方地将衣服脱下，他顿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云里雾里，乐颠颠地迎了上去。

有了这一次体验，他的胆子越来越大，再不会有什羞涩感，后来在长沙发生了他自认为好潇洒的一幕。他带着一位女郎在湘雅楼同宿。半夜有治安人员前来查房。他竟然不慌不忙，手搂着女郎不松开，问道：“你们不就是要罚款吗？快说，要多少？”治安员说：“四千。”杨天文从提箱里拿出一叠钞票，大大咧咧地说：“快出去，别影响我们娱乐。”治安人员接了钱，果然乖乖地离开了。

这位杨天文先生因麻将而发起来，最后终于栽倒在麻将上头。来了几位西安客，经人介绍，和杨天文一起坐到麻将桌上了。在棉花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他们搓了整整四十多小时。西安客有备而来，累了便从提箱里拿出“太阳神”或“西洋参”来吃。杨天文赢了不少，但是输家不让他下桌，你赢了想这么轻轻巧巧地走，没这等好事。他硬着头皮继续搓下去，最后做出一副终生不见的好牌，碰了西风和东风，手中还有三个北风三个南风，吊张的牌是一个幺饼，他伸手一摸，那牌上刚好是圆圆一个点，按理说，他已经自摸，而且这是一副番数相当高的牌，全幺对对和。他不动声色，将幺

饼打掉，下一轮果然摸到了一个发字，他打掉另一个幺饼，对家立即放出一个发字。这里，他激动不已，大喊一声：“和！”

这副牌叫全字对对和，而且叫东南西北四面发财。他把牌推倒，西安客目瞪口呆，吓出冷汗来。不料此刻，杨天文一阵痉挛，嘴巴一歪，倒在地上，手脚抽动，一会儿便人事不省。西安客赶紧将杨天文赢走的钱抓回口袋，拔腿匆匆逃离。

杨天文在医院住了二个月，好不容易保住了命，但落了个半身不遂的毛病，成了废人。从此再不能上牌桌，只得整日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要人侍候。一日，有牌友去看望他，他歪着嘴支支吾吾说话，朋友在他耳朵边才听清楚了他说的话：“东南西北都有了，单吊发财。”

这是真正的麻将迷，在北京，这样的麻将“发烧友”并不止他一个。夜里，在那些胡同里弄中走一圈，处处能听到那哗哗的麻将声，此起彼伏。就连那高等学府的学生宿舍，也是“麻声”响亮，绵绵不绝。一日，从火车站开往和平里的114路公共汽车上，挤满了乘客。几个小伙子正在侃“麻经”，其中一个感慨地叹道：“昨夜我是被鬼蒙了头，连和两次假和。”车上的人们闻言无不发出会心的一笑，如今，八岁学童也听得懂麻将术语。

长沙人玩麻将，规矩不同，“杂和”与算番同时进行，做成了小七对和清一色，赢得的筹码是“杂和”的十倍。在长沙几乎平均每家有一副麻将，湖南大学校办工厂有位工人，家中收藏着二十多副麻将，其中数一副台湾货为上品。他一家祖宗三代老老小小无人不爱玩麻将，自家开战，总要同时开四桌才能让大家都不闲着。九一年春节，七十多岁的老爷子

给全家每人发五十元压岁钱，然后举行家庭麻将大赛，小组出线者进入第二轮，最后决赛时，是两个儿媳和一位正在初中念书的孙子和老爷子对阵。老爷子一边玩牌一边唠叨：“碰上女流，逢赌必输，碰上儿童，赌钱难赢。”说是这么说，最后胜利还是属于老爷子，他发给大家的压岁钱，统统被他收回。

武汉人玩麻将，多了个什么“二五八”和“全字”的花色，一副牌中，如果全是“二五八”和“字”，无须组合便可和牌。武汉大学的一些学生认为，“二五八”可以和牌，那么，“一四七”和“三六九”为什么不能和牌？于是，进行改革，增加二种花色。结果，牌越玩越没味道，大家各占一色，都去做那勿须组合的牌型，牌桌上乱糟糟的，象饿狗抢食，无论什么牌放出来都有风险。麻将的灵魂是组合，即便是那零乱成型的“十三幺”也另有一种对称的美，岂能容得乱碰乱抢的，所以大家又宣布改革无效，取消“一四七”和“三六九”。

一个星期六晚上，有个记者突然想到这么一个问题，此时此刻，全武汉市到底有多少人正在打麻将？上帝也说不出准确数字，反正，无论是高级宾馆还是民间小巷，处处摆开了麻将的战场。这是空前绝后的男女老少齐上阵的人民战争。若是将全城所有的麻将声汇作一处，该有多么宏伟多么惊天动地啊！

难怪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十亿人民八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剩下一亿是二百五。”

武汉大学作家班的男学员，几乎个个是“麻坛”高手，写文章累了，搓上一阵麻将，权当是最好的休息。作家们玩牌，